

ISSN 1997-3721

師大台灣史學報 No. 11

2018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文化建構與歷史書寫：
臺中石崗劉文進家族與義渡會的創建源流

詹孟桐

《師大台灣史學報》
第 11 期 頁 157-178
2018 年 12 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文化建構與歷史書寫： 臺中石崗劉文進家族與義渡會的創建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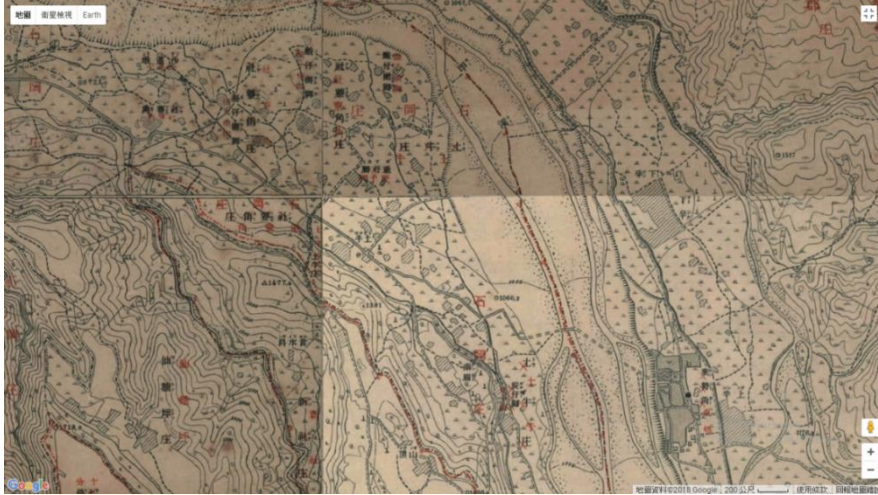
詹孟桐^{**}

一、前言

跟著歷史地理研究課程考察臺中石岡土牛碑遺址，藉由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交叉比對臺中石岡區的地貌變化，論農田富饒、產量豐沛，東勢都比石岡開發得早與有規模，然而東勢卻屬於界外，到了乾隆後期才解禁大舉前進開發。觀察地圖發現石岡與東勢之間隔絕著大甲溪，筆者不禁好奇兩地的人民是採取什麼方式往來？（見圖一）

* 本篇文章業於「2018 臺中學國際研討會」中以海報發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圖一 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1921年）

資料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從乾隆 43 年（1778）〈為藉匠私設渡船害民稟明急除事〉¹ 已可得知地方私設渡船一事，說明清代臺中石崗與東勢地方社會裡有百姓私設渡船企圖逃避稅金謀取不法所得。在道光 13 年（1833），當地流傳一群到東勢看戲的婦女因搭乘私設渡船被船夫調戲不幸落水，最後不幸地釀成 18 個人身亡，為善後此事，在當地仕紳們號召下成立義渡會，私渡勒索一事才逐漸消逝。隨著歷史地理研究課程前往石岡與東勢進行實地考察，走訪石岡與東勢一帶，不停地接收到創建義渡會成員之一劉章職「義舉」的訊息，且劉家的「義舉」亦被不斷地書寫於碑文、牌坊上佇立在地方各處。當地人的口述也都口徑一致地表達劉家在石崗與東勢的貢獻，促使筆者進一步考察石岡與東勢一帶的所有碑文與牌坊，共有 13 個，其中紀載關於劉家或是有劉家參與的相關文物就有 9 件。然而，創建義渡會成員有近百位，為何地方的歷史卻獨尊劉章職一人，放大劉家在地方的「義舉」，且劉家不斷地被提及與書寫在地方各處？

¹ 〈為藉匠私設渡船害民稟明急除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10001-od-al00955_173_01-u.txt。

這是本文問題意識的起點，本文欲分析劉家地方家族如何透過文化策略來建構其家族歷史與形象，賦予地方獨特的歷史文化，並且進一步針對地方文化建構中的歷史拋出些許思考。本文採用歷史地理學方法，於臺中石岡與東勢一帶田野調查，以及與義渡會相關的幹部、當地的耆老進行深度訪談，以補足文獻所未見之處。

二、劉家與義渡會

道光 13 年（1833）在石岡與東勢一帶流傳有 18 名婦女前往東勢搭私船渡大甲溪意外身亡一事，也因此憾事促使東勢義渡會成立為求杜絕私渡，以免憾事再生。

傳說東勢舉行中元普渡祭典酬神演戲，18 名婦女從大甲溪西岸之石岡土牛，搭渡船至大甲溪東岸的東勢看戲，當渡船行駛半途，船夫惡作劇調戲婦女，因船上的婦女驚慌，致使船身不穩，渡船翻覆，18 名婦女全部溺斃。此事件發生之後，地方居民憤恨不平，幾乎引發受害者及加害者雙方械鬥。當時任職樸仔籬堡總理劉章職，與其弟劉濟川、地方仕紳訓導羅桂芳及監生廖光祖、郭開陞等，號召東勢等四鄉鎮熱心人士，募得資金設義渡會。當時彰化縣正堂李廷璧出銀壹百員贊助，捐助者 67 人，共募得資金貳仟伍佰零壹員，購置水田 10 餘甲，每年以租穀收入充作財源，僱船夫 12 名，免費搭載往返行人，此乃東勢義渡會之濫觴。² 為杜絕私設渡船所滋生的弊病，當地仕紳劉章職、羅桂芳等號召下地方人士紛紛捐錢和田地成立東勢義渡會，此舉也獲得彰化縣正堂李廷璧的激賞相助。故在當地立下〈創設義渡嚴禁私索碑記〉說明成立原因、眾仕紳納捐的名單與金額。

² 廖文欽訪談，出自於田妹榛，〈客家非營利組織與地方互動關係之研究——以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1），頁 83。

「即補分府直隸州彰化縣正堂、加五級、軍功加三級、紀錄十次、記大功十次李，為捐設義渡等事。

案據即用訓導羅桂芳、貢生劉章職、監生廖光祖稟稱：竊以徒扛輿梁，原為利通行，亦屬生民之恆情。是以山深有人，多栖岩穴；水深無路，特藉方舟。此義渡之設，念民艱而宜籌備，山澗絕潢，原有一葦津濟。然當春夏之交，溪流暴漲，嘗苦喚渡無從。況值行李之困，道阻且長。欲渡溪涯，誰為褰裳之涉；巨川有楫，咸俟鼓柁之來。無如人心不古，恆肆鴟張；世路多艱，半眈虎視。舟子心奢，征夫囊澀，莫填無底之壑。斷橋喚渡，酷索欲罄其行裝；新漲寄航，劫奪直窮其資斧。嗟哉過客，滋命幾障夫狂瀾。最冤枉者，持短棹以窮搜，橫逆莫甚于兇盜。芳等目擊心傷，半溪風雨，祇見有行人，受虧于野渡。日暮途窮，空嗟落拓；津迷路絕，苦喚奈何。爰邀各處紳耆鼎力鳩金，創為義渡；且訂立章程以勒石，垂永遠而不磨。庶幾人占利濟，群免過涉之凶；眾喜通津，共受濟川之益。從今水陸不塞，近村族惡，恐有覬覦之爭。合相率僉懇出示，嚴禁該處棍惡不得。滋事生端，俾義渡成功，故請准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

為此，示仰該處渡夫以及鄉村居民各色人等，務須遵照羅桂芳等案以利濟行旅，毋許滋生事端。倘有不法棍徒藉端私索，許即按名指稟赴縣，以憑飭差拏究。該職貢等于功竣之日，亦即將捐設義渡各戶姓名、條規勒石，以昭後世。

道光拾肆年正月念九日給。

即補分府直隸州彰化縣正堂李廷璧捐銀壹百員，貢生劉文進公捐銀參百員、莊耆郭鴻昇捐銀貳百員，監生廖光祖捐銀壹百二十員，楊德賡公捐銀壹百員、劉永秀公捐銀壹百員、羅家尚公捐銀壹百員、朱鴻義

公捐銀壹百員、尤宗記捐銀壹百員、郭三錫捐銀壹百員。貢生何連進捐銀伍拾員、劉文貢公捐銀伍拾員、徐泰俊公捐銀伍拾員、邱廷美捐銀伍拾員、廖衍隆捐銀伍拾員、廖玉賜捐銀伍拾員、王立源捐銀伍拾員、林時明捐銀伍拾員、林時德捐銀伍拾員。

林迪祥捐銀參拾員、李朝文捐銀參拾員、陳欽華捐銀參拾員、連肇基公捐銀參拾員、詹玉秀捐銀參拾員。監生曾超華捐銀二十陸員，吳德文公銀貳拾肆員、張龍生捐銀貳拾肆員、曾百念公捐銀貳拾四員。詹來則捐銀貳拾員、紳耆許奕馨捐銀貳拾員、廖德秀捐銀貳拾員、李協英捐銀貳拾員。張衍勞捐銀拾六員、劉永桃捐銀拾六員，葉德星捐銀拾伍員，劉中立捐銀拾四員。詹來道捐銀拾貳員、林兆魁捐銀拾貳員、黃生元捐銀拾貳員、郭鳳儀捐銀拾貳員。

羅來桂、劉朝宗、劉振先、張仁峰、邱毓義、劉仕貞、陳日進、朱五奇、林承裕、黃揚鳳、邱聲雲、張南傳、徐兩儀、易庚麟、巫良基、張能壽、巫千六、林成、管輝宗、楊辛義、廖衍延、郭宏開、賴發盛、李文集，以上捐銀拾貳員。

義渡總理軍功六品職員貢生劉章職，仝弟生員劉濟川立。」³

義渡會藉著仕紳們納捐的銀員購地，每年以義田的租穀收入當作財源，打造渡船 12 艘。慎選良民為船夫，免費搭載過河行人。這是東勢義渡的開始，自此，來往石岡與東勢行旅可以放心地往來。劉章職也藉由積極地促成東勢義渡會成立，擔任義渡會第一任會長。除了本身既有的軍功六品職員貢生外，劉章職還得到義渡總理美名的影響力，並且受到彰化正堂的讚賞贈與〈仗義恤鄰〉、〈急公好義〉等牌坊（詳見圖二及圖三）放置在其祖祠德馨堂（現為

³ 〈創設義渡嚴禁私索碑記〉，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1980911-0011400115.txt。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園區) 以及劉章職墓園。



圖二 劉章職墓，〈仗義續鄰〉牌坊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三 劉章職墓，〈正直好義〉牌坊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道光 14 年（1834）義渡會因為私渡船氾濫而成立，私渡此案追根究柢，與乾隆中期東勢軍工寮設置而興起的砍伐木材有利可圖有關，使得石岡與東勢之間往來逐漸密切，隔絕兩地的大甲溪，讓未請官照的私渡船得以猖獗。乾隆 43 年（1779）岸裡社通事潘輝光一狀告官提及：

詎有案犯李秀冒充該處甲頭。串仝奸民劉才學。劉經私設渡船一隻。渡載庄民越界砍拾柴伙。每柴擔索取船伐十文。⁴

從道光 14 年（1834）才成立的義渡會，與被知縣明文要求且訂立章程以勒石來看，劉才學和劉經私渡的生意仍舊持續進行。劉章職為劉家來臺第三代，其父劉文進在石岡經商已久，後因依靠大量便宜購買的土地躍升成為石岡一帶的地主。雖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劉經即是劉文進，就以目前的資料來推敲廣義的劉家的確是有經營私渡船一事。在道光 13 年（1833）發生 18 名婦女因搭私渡船意外身亡事件來看，也許劉章職積極地號召地方仕紳以及籌謀義渡會成立與運作一事的背後動機與用意就不言而喻了。

劉章職既因促成義渡會成立又在其中擔任要職，亦得到國家的背書與認可，縱使當地人民為著私渡造成 18 條命案而感到羞憤難消之怒，劉家自此也藉由積極地參與義渡會得以與私渡劃清界線。

三、劉家與義舉

石岡土牛劉文進繼承父業在石岡街做生意，乾隆後期靠著大量便宜購入的土地躍升為地主，循著臺灣地方慣例納捐得貢生的身分。劉文進有四子，長子劉章仁、次子劉章職、三子劉章喜、四子劉章崧，四子皆是貢生。（見圖四）具彰化縣志記載：

劉章仁，字啟山，粵籍例貢生。居東勢角，豪俠好義，鄉間推重。道光六年秋八月，東勢角災於岡祿，延燒於舍六百餘家，貧民無西止處，生不得時，死無以葬。章仁按丁給米，全活甚眾。十年下四月，奸民造謠分類，地方騷動，章仁極力安頓，請官諭止，釁賴以銷。當道聞

⁴ 〈為藉匠私設渡船害民稟明急除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10001-od-al00955_173_01-u.txt。

之，咸家其義。贈匾額曰，「克紹前徽」、「海甸瑚璉」、「偉望清標」⁵



圖四 土牛文化館原劉家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這是劉家從地主轉型為地方仕紳的指標，劉家自此不再是汲汲營營的生意人而被視為造福鄉里的仕紳，也開始與國家建立的連結。

道光年間的劉家不僅只是志在調節地方事務而已，也懂得藉由參與社會紛亂進而提昇其家族地位，劉章職平亂有功，從仕紳躍升為義民獲得軍功。具彰化縣志表示「道光 12 年（1832）貢生劉章職參與張丙事件有功獲咨賞六品頂戴。」⁶ 獲得頭銜，在地方上逐漸具有影響力的劉文進家族，次子劉章職深知不僅是要參與、調節地方紛亂而已，也懂得在地方有需要時出錢出力。乾隆年間，隨著軍工寮進入東勢角逐漸形成的魯班信仰而成立的先師廟（現在的巧聖先師廟），因簡陋不堪需重修，至今仍醒目地立在廟牆的木牌，道出道光 13 年（1833）在地方總理劉章職、副總理郭春榮、楊及任主導，及地方鄉紳慷慨解囊下得以重建，先師廟才逐漸有現在的規模。（參見圖五）

⁵ 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47。

⁶ 周璽，《彰化縣志》，頁 254。

道光十三年東岳重建匠館，總理劉章職、副理郭春榮、副理楊及任全立貢生劉章職捐題銀五百大員正。監生楊芳齡捐題銀貳百陸拾大員正。



圖五 先師廟捐款牌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先師廟於道光 15 年（1835）重建完成，據說劉章職上奏北京，蒙宣宗皇帝御賜「北城侯魯大夫巧聖先師牌位」勒牌，地方人士咸感殊榮，乃由彰化知縣李廷璧率領官兵及民眾，前往牛罵頭港口迎接護送，此塊勒牌至今仍然供奉在巧聖先師廟內城為鎮廟寶物。⁷

劉章職出身石岡土牛劉文進家族，劉文進有四子，長子劉章仁於道光 12 年（1832）返唐遇船難身亡，⁸ 自後劉家即由二子劉章職掌家。劉家自乾隆年

⁷ 姜明雄，〈巧聖仙師廟與清代東勢地方社會（1761~1895）〉（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160。

⁸ 劉雍，《來臺祖元龍公傳下族譜記 來臺祖元龍公傳下族譜記》，國家圖書館藏，國圖書冊號：10

間在石岡定居，至今已有兩百餘年，然而，流傳至今，最讓當地居民最為津津樂道的，不是劉家的慷慨解囊，而是義渡會。劉章職積極投入促成義渡會的經過已於前章所詳述，故在此不細談。劉家的義舉究竟有那些呢？筆者親自考察石岡與東勢一帶，巧聖先師廟保留幾塊道光年間所留下來的石碑，從碑文上地記載都可以看見劉家的蹤影，劉家不僅積極參與還慷慨解囊。如道光 15 年（1833 年）劉章職四弟劉章崧（字濟川）捐助聖亭，即是惜字亭：

生員劉濟川捐銀拾大元，監生楊芳齡捐銀陸大元、劉天河捐銀陸大元，邱祿生捐銀肆大元。劉朝宗捐銀式大元、詹玉賜捐銀式大元、郭鴻陞捐銀式大元。許開彝、連作文、廖衍延、生員利鵬程、巫□光，榮茂号、淵泉号、合利号、復裕号、復振号、廖衍隆、楊新義、朱五奇、逢源号、永振源号、陳阿力、鄭成福、王良儒、楊仕祿、吳戊宗、賴奕石、張茂林，以上捐銀壹大元。道光乙未年春月吉日，經理郭春榮等立。

不僅在公會廟宇上著力，對於地方的需要也有劉家的參與，如道光 25 年（1844）重修的觀瀛橋也立下對於鋪橋造路有貢獻的所有人的石碑〈觀瀛橋重修捐題碑記〉，名單上也可以看到劉家的身影。觀瀛橋位於東勢鎮茂興里與興隆里之間，橫跨沙連溪，為早期二地唯一的交通孔道。

劉和盛捐銀十元、林孔端捐銀十元，詹來溪捐銀八元。劉凌漢、朱成福各捐銀六元，劉秉乾捐銀五元，楊新義、張登龍、楊芳齡各捐銀四元，林時德捐銀三元。

劉濟川、李德任、吳德文、葉四元、徐協卿、林逢清、徐輝礼、林慶桂、林孔湧、廖仁讓、詹媽恩、林孔漢、劉集盛、張子南、劉雪梅，

上各捐銀貳元。鍾振崇、謝庚二、楊阿壬、劉阿坤、古開振、林承裕、詹來則、協裕號、吳光順、劉世登、劉子才、邱學觀、賴添福、賴五和、江得昌、張親順、張基

寧、劉佛山、詹喜龍、詹名台、蕭阿□、楊阿桂、詹名生、利元佳、張明蛟、林連登、謝文見、劉振先、廖壽湖、劉阿連、何連進、朱仁壽、張佛應、張俊文、張阿萬、張求文、張孟文、吳阿參、傅成長、賴浚英、吳阿美、林慶保、邱貴丁、邱長壽、連港生、湯喬坤、邱仁秀、林媽基、詹其爵、林孔洗、謝映崑、朱含章、謝娘猷、林阿興、林鎮成、王阿結、詹成乾，以上各捐銀壹大元。

淵泉號、劉秀彝、賴振仁、許開彝、劉奕連、林富生、張龍安、張合生、張來宗、張壽元、張禮文、徐用章、張添壽、潘子福、鍾華波、黃阿老、傅阿生、劉求升、林丁才、鄧二生、林孔溉、邱祿生、朱五奇，以上各捐銀中元。道光甲辰二十四年十一月 日立。經理詹來浪，副理吳際昌、朱成福、林孔洗、詹洛注。⁹

石岡、東勢一帶長期存在著假借屍體嚇詐之事，如乾隆 43 年（1778）已出現的〈為藉匠私設渡船害民稟明急除事〉，「一遇生番出沒戕害。即藉稱小匠。移屍嚇騙社番。」此地方長期存在著藉由屍體來恐嚇、索詐等陋習，由地方仕紳上文知縣希望藉由公權力的協助使地方存在已久的陋習得以杜絕，讓無辜者不再受累，立碑警示。〈嚴禁藉屍索詐誣控碑記〉立於咸豐 2 年（1852），目前放在巧聖先師廟，此碑也有劉家的身影。

特調福建臺灣府彰化縣正堂、加十級、隨帶軍功加一級、紀錄十次高，

⁹ 臺灣記憶，〈觀瀛橋建造捐題碑記〉，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subject_url=document_ink_c%20ategory.hpg&project_id=twrb&dtd_id=12&xml_id=0000009636，2019 年 4 月 26 日檢索。

為誣控肆毒等事。

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據朴仔裡保舉人利鵬程、職員劉章職、廩生劉森樂、謝瓊枝、監生黃熙光、邱青雲、許朝清、楊于榮、劉玉華、張雋英、生員黃豫林、劉及鋒、林錫光、劉國馨、邱育楠、張式金、田利見、劉廷揚、鄉耆連作文、楊辛義、林成章、李榮光、謝琪芳、謝昌喜、謝季彝等僉呈：「切思民風由主術為轉移，故官清則民樂。然亦有官清而民不樂者，何也？良由奸民較捏欺上，肆毒橫行，此風氣所由日蹙而日窮也。程等住朴仔裡保，俗尚刁橫，弊端日出。即如人命一案，自有正兇，亦有親疏；茲則不分親疏，株連一姓、誣捏莊鄰，懸指殷實為正兇、為幫兇、為主謀、為喝殺。又有健訟之徒，或唆使廢疾無賴之人，死而嚇詐；或夜抬路傍水流之屍，移而索詐。

又或妻孩病故，藉埋坟墓，修造犯斃。凡此，皆始則謀同保甲具稟，繼則較申書差寐票；人命之虛實未究，株連之陷害難言。他若藉命而抄掠家貲，因仇而奈供善類局賭子弟，酷善良，勒寫偽契，肆行霸佔。種種弊端，難以枚舉，程等傷心太息者久之。嘗有世家數代累積、農民半生辛勤，一遭荼毒，家業盡破，可不痛哉！欣逢視民如傷，通邑素仰。但害深草野，情壅上聞，勢得瀝陳流弊。僉壑出示預禁，嗣後若仍循惡習，在莊公正理應遵諭僉名稟明，擬究摘釋，庶刁風可息，強橫知儆。差役得乘隙橫噬，良民亦得無事安業。將見人懷孔邇，愛若甘棠，雍雍乎一盛世也。切呈」等情。據此，除批示外，合行示禁。為此，示仰朴仔裡保紳衿、士庶、民番人等知悉：爾等當知藉命索詐、誣告株累，律干反坐。自此勒碑示禁之後，倘敢仍蹈前轍，或經訪聞、或被告發，本縣言出法隨，定即嚴究懲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遵。

咸豐壬子貳年貳月 日給。

以上立於石岡或東勢一帶的碑文大多可尋覓至劉家人的蹤跡，無論是調節地方事物或是鋪橋造路。然而，筆者親自踏查當地發現義渡會的牌坊、故事不斷地垂入眼底、收入耳裡。劉家祖祠德馨堂現為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大廳仍高掛當時朝廷厚賜的匾額，以及劉章職的墓園也有彰化縣正堂贈與的牌坊〈仗義恤鄰〉、〈正直好義〉。還有義渡會贈與劉章職，表揚他的貢獻的紀念碑。昭和 6 年（1931）義渡會成立百年立在劉章職於梅子的墓園的紀念碑〈義渡紀念碑〉（百年紀念碑）：

士君子能以仁利物，以義行善，遺澤留後世，利濟普群生。使後人感念弗忘者，昔之劉章職翁總理。義渡會今之財團法東勢渡也，義渡之設，初因有舟子據之以專利，每酷索行人，戲侮婦女。曾載少女十八人，中流故作惡戲，致盡覆溺，事幾釀械鬪，賴翁出為調度息事。有與弟生員濟川翁會各紳耆，鳩金設義渡置田產，以維久遠。而舟子蠻爭不已且仇翁，乃與訓導羅桂芳，監生廖光祖等，請縣彈壓勒碑立案，行人賴焉。改隸後，依民法申請督府為財團法人，今既百年矣。故翁性好施於地方，世則勇為。方其築，選彰化城

北門，成其時，當道家其功，為請封並贈以匾額，時人榮之。今以翁之功德，誠宜表彰以垂不朽，爰並樂助諸公，重刊於石。臺南趙鍾麟於雲實甫撰 鹿港莊 崧太岳甫書

昭和八年癸酉春月穀旦

財團法人東勢義渡會理事 劉雨生 廖阿霖 劉阿來 廖阿甲 劉窓監事
連總林 樽 評議員暨眾派下同立

這是時任義渡會理事的劉雨生所代表義渡會感念劉章職義舉所立紀念碑。劉雨生名為劉第泰，乃劉文進家族第六代，劉章職直系子孫。劉家直到日治時期仍然在地方一帶頗具有影響力，劉雨生時任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果物容器組合長、物產會社取締得、信用組合理事、庄協議會員等地方要職。

10

踏查石岡與東勢一帶所留下來凡主題關於「義」等正面意義的牌坊，再再提及劉章職創建義渡會時的時空背景，這也是義渡會在地方活動所留下足跡時不斷提及的事蹟。直到戰後仍舊歌頌不已，劉雨生的後代對於他在義渡會擔任理事 20 餘年的「貢獻」也立碑於劉章職墓中：

〈劉雨生紀念碑〉

唐魏徵對太宗云：創業難，守成不易。是創造與守成。均屬難能可貴。我東勢義渡會地方最大且久之慈善事業也。迄今百餘年利濟多矣。劉章職翁創立於前，劉雨生翁維持於後，歷盡滄桑世故險阻艱難，無不實心實力公平辦理，凡濟眾所關渡船以外道路橋樑量力舉行，成績大有，可觀，俾本會名實俱存，人稱盛德。然當日人時代，

即民國十二年民法施行，而義渡會財產，應宜依法改革組成財團法人機關完備，群推翁為理事長，開誠佈公統帥役員暨評議員等，繼承各祖先遺置而善處之，乃得存續至今，收厥效果，美哉義渡會，幸哉義渡會，山河變色，國土重光，化險為夷，化危為安，其慈善事業或可長存於天地間矣。夫昔捐金者猶種苗也，創造者猶播植者，維持者猶採收也。種苗下地而有結果，採收之是我樂施者，行滿功圓，達成慈善初志，義渡事業之不朽，其功德即不朽也。且翁為人性情恬淡，英年挺秀，學有蘊蓄，臨財無苟取，見義則勇為，約己愛眾，氣量寬宏，

¹⁰ 劉雍，《來台祖元龍公傳下族譜記》，國家圖書館藏，國圖書冊號：101637040。

曾歷任公職多年，有功社會，旌匾流芳，而任義渡會理事長亦貳拾年間，盡瘁其職，溯厥勳勞不少，可為世間德範，翁於民國卅一年在任壽終，時八十二歲，因容雖邈，遺績炳然，後人睹此，庶幾有所

興感焉。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八月 財團法人東勢義渡會公立

東勢劉天喜撰 東勢劉財枝書



圖六 劉雨生紀念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以上列舉的 13 個碑文，可以看出劉家在地方上積極地有所作為外，也留下痕跡供後人記憶石岡、東勢一帶的過去。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發現，雖說劉家在地方深耕許久，但是對於在地人來說，他們直覺地將對劉家人的評價

與義渡會連結，往往抱有好感與感念。下章將深入討論劉家是利用創造家族形象進而操控地方集體記憶。也藉此思考歷史書寫的作用與意義。

四、地方記憶的歷史再思考

當時每一個在場的人都知道那個故事是胡說八道，但從來沒有任何人反駁，一個完全不實的故事變成了傳說，知道實情的人卻只是袖手旁觀。是的。非常有趣。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¹¹

這是與阿嘉莎(Agatha Christie)和桃樂絲(Dorothy Leigh Sayers)齊名的英國推理小說家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的作品《時間的女兒》裡面所節錄的一段對話。主角是一位英國警探與美國歷史學家，因緣際會一起追查英國理查三世為了奪取王位而殺死他的兩位小姪子傳說的真實性。故事的結局則是他們破解歷史懸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理查三世殺死他的兩位小姪子，這個謠言是亨利七世即位，理查三世死後開始傳開的謠言。即使等到都鐸王朝下臺後，有史家企圖翻案，但是時至今日，英國教科書仍然教導廣大英國人們，細數者理查三世的「罪行」。

這個故事或許放眼全世界皆可以貼切地套用，尤其是地方史，讓每個傳說注入地方史裡成為完美的集體記憶。以本文石岡土牛劉文進家族來說，筆者企圖回答劉家如何建立其家族形象，地方上的人們透過什麼途徑來想像劉家人？筆者走訪東勢要前往中崙的方向有一座當地人熟稔的〈義渡橋〉，橋旁立一個牌坊，文意：

道光 13 年（1833）臺中縣埔仔口來至東勢鎮間，河流大甲溪，當時一般民眾沒有木造小渡船往來交通，土豪以渡船酷索行人，有一日戲侮婦人，曾載小女數人，到中流故作惡作劇，渡船傾覆、致盡溺死釀成

¹¹ 約瑟芬鐵伊，《時間的女兒》（臺北：漫遊者出版，2014），頁 135。

械鬥，身為地方總理例貢生劉章職出面調息，並與弟濟川會地方仕紳募金設義渡。當時彰化縣正堂李廷璧家出銀百金，設立者 64 名，募銀總額 2387 元，購置田產、水田十甲餘，每年租穀充作義渡財源，以維久計，由義渡會直營，雇船夫 12 名，俾通行人免費渡船…

這個牌坊是為了民國 59 年（1960）完工的義渡橋而設置的義渡橋牌坊，為了讓當地人紀念義渡會之善舉。義渡橋是東勢人來往必經之路，對當地人而言就算他不知道義渡會的內部運作，或是不知道義渡會是什麼，藉由此牌坊的故事說明或是地方上的口耳相傳，很自然地對於出錢出力的劉章職產生好感或是有好的印象。這點從以下三位地方人士對義渡會的認知即可略知一二：

「很久以前就聽說這個組織，我以為它已經不在了！我以為它已經走入歷史了。」

「以前聽老人家講的，我以前好奇問義渡會是做什麼的？老人家說，你不知道阿！以前的人很可憐，沒有橋，若不是靠這些人，哪有路走！水溝、河川不能過，常有人溺斃。若他們要招募志工，若有時間我當然願意做，尤其若我退休，就可以做了。」¹²

「因為歷史太久了，真的。因為我們只知道，以前大甲溪那時候，那個故事我大概稍微瞭解啦。大概可能就是，大甲那時候沒有橋，那時候可能就是要渡筏，渡筏可能就是需要……剛開始的時候需要錢，後來就是在渡筏當中可能婦女被搶或是怎樣，所以地方上的人就建議渡筏的工作免費來義渡，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啦。」、「義渡會，有聽過。您知道它們在做什麼嗎？以前我們東勢交通沒有很好，一向以來我們東勢幾乎都是從土牛過來開發，常常

¹² 地方人物訪談，出自於田妹榛，〈客家非營利組織與地方互動關係之研究——以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頁 249。

往來……以前大甲溪的水比較大，以前山裡都還沒有開發的時候，那時候河流的水比較不穩定，有時後稍微下雨就做大水，居民出入，損害居民的安全，他們就同土牛的劉章職先生，號召大家參加，招募的基金，成立一個義渡會基金會。」¹³

從簡單的訪談對話即可以清楚地了解，東勢一帶的人對義渡橋的歷史，大致上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且研究東勢區客家風物的吳國城指出：

「東勢義渡會成立後，其間偶爾也會因水流過急而發生意外，但此後百餘年間，卻是東勢街民眾最好的渡河交通工具，對地方貢獻頗大，直到日據時代的民國廿八年，為連貫東勢街與中科之間的交通，地方人士才於義渡口建了一座檜木橋，命名為義渡橋。」¹⁴ 足以顯示出相對地方耆老，地方文史工作者表現得對義渡會的歷史更為熟稔。

然而，筆者親自踏查東勢義渡橋，發現義渡橋全長約莫不過 20 公尺，水流並不湍急與傳說道光年間有 18 名婦人搭私船渡河一事感覺頗有差異，如果地方人士所描繪出義渡橋的歷史是上述的河流的話，以河道的川流、長度、寬度來說似乎也不需靠搭船來渡河，深度也不足以造成 18 位婦人死亡。筆者帶著此質疑尋找相關資料，山城週刊的人員說：

比較出名的就是……東勢國中那座橋東勢的人不知道義渡會，只知道那條義渡橋那是義渡會造的橋，那也是日本時代。日本時代就是說，就東勢要進入中崙線，那時候開始造橋，造橋的時候錢不夠，是義渡會出的，幫忙出錢，設一個義渡牌坊……¹⁵

¹³ 地方人物訪談，出自於田妹榛，〈客家非營利組織與地方互動關係之研究—以東勢義渡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頁 249。

¹⁴ 〈臺灣最古老基金會義渡會，162 年〉，《聯合報》，1995 年 10 月 9 日，版 3。

¹⁵ 地方人物訪談，出自於田妹榛，〈客家非營利組織與地方互動關係之研究—以東勢義渡社會福利

這段訪問似乎解答了義渡橋不是道光傳說中出現的義渡，而是日治時期由義渡會贊助興建的河橋，因故取名義渡橋。



圖七 東勢義渡橋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但是筆者仍存有疑惑，日本人為何要建小規模的橋，不僅如此，還沒有足夠的經費來興建？一位 80 來歲的耆老說：

現在中崙的橋，那義渡橋，實在是日本人因建神社而造的，是日本人造的，是官方造的，不是義渡會，光復之後不知是否有再重修過，他們把名字改成義渡橋。那座橋應該是日本人因要蓋神社開豐勢路時的時候，到光復後又修過。

東勢神社建於昭和 12 年（1937），「神社位於東勢街東南石角與中崙中間」¹⁶ 神社竣工後臺灣日日新報以篇幅不小的版面來報導東勢神社，舊報紙與耆老的描述似乎有吻合之處。

基金會為例》，頁 252。

¹⁶ 〈東勢神社竣工し 近く鎮座祭執行 奉祝祭典行事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6 月 11 日，版 5。



圖八 〈東勢神社竣工し 近く鎮座祭執行 奉祝祭典行事決る〉

資料來源：〈東勢神社竣工し 近く鎮座祭執行 奉祝祭典行事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6月11日，版5。

現今的義渡橋位於石角溪與中崙溪的中間，也就是說這座橋建於日治時期中後期，戰後民國 59 年（1970）重建並且命名為義渡橋。



圖九 義渡橋之位置

但是對大多數的人來說，並不會質疑義渡橋是否與傳說相符，其有源自，就是佇立義渡橋旁的牌坊。知情此橋重建前歷史的人大多已不在世，留下來的牌坊代替某部分人述說著想要傳達的歷史，剩下來知道真相的零星耆老也少有話語權與機會去表達真實。此牌坊就如同前幾章展現劉家人正義作為的碑文一樣，又再一次地提及道光年間，劉章職與其他仕紳一同創建義渡會一事。然而，對於口耳相傳的地方記憶來說，一再被重複提及的是劉章職與義渡會，其他一同出錢出力的仕紳則被忽略。筆者仔細觀察牌坊的刻文，民國59年（1970）重建的義渡橋的確是有義渡會出錢的身影，但是興建此橋的最大出資者卻不是義渡會而是臺中縣政府。具刻文表示：

「臺中縣政府出資 30 萬元，義渡會則是 2 萬元」。

參見筆者目前無法得知為何出資最少的義渡會可以擁有命名權，但是此舉又再一次顯現義渡會的形象與歷史，是靠著自身的權力運作不斷地在地方上被大力地推舉，使得無論是劉家或是義渡會的形象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化傳揚。



圖十 義渡橋牌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五、結語

時間或許能帶走了生命、地震的威力足以摧毀建物，一切的事物似乎什麼也留不住，唯獨讓歷史留下了傳說。對石岡與東勢一帶人來說，他們對地方的歷史與認知似乎就從劉章職、就從義渡會開始，書寫石岡鄉志也少不了提及劉家，甚至可以說石岡土牛的發展即是劉家的開墾史。整個鄉鎮裡，四處都是劉家美善的蹤跡，時至今日，許多碑文仍佇立在地方昂揚，走到哪都可以看到義渡會的貢獻。雖然劉家與義渡會確實為地方出錢與出力，造橋鋪路也少不了他們，然而事實上對地方有貢獻的人也不只他們，可是劉家卻懂得利用文化策略來讓地方認識他們且深刻地記住義渡會的「重要性」。

觀察劉家臺灣中部的地方家族，透過扮演義民的角色來積極地回應國家的需要，透過各種「展示」讓地方劉家家族與國家連結一起的形象，說明在地方上獲得功勳的劉家，如何挾帶著文化資本透過布施廟宇、造橋鋪路等「義舉」靈活地建構家族傳統的美德。讓筆者不禁思考歷史的意義在哪裡？究竟還有多少這樣的「歷史」？書寫地方誌史中的權力運作有有參與多少呢？